

An abstract background of brown ink washes on a light background, with a circular stamp at the top center.

# 留学生楼

外国留学生题材小说选

**留 学 生 楼**

章 柯 章伟文 选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12·25印张 插页2 272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100册

书号: 10113·372 定价: 1.85 元

## 前 言

我们选编了两本书。一本是反映外国留学生在我国学习和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留学生楼》；另一本是反映中国留学生在外国学习和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海外游学记》。权作姊妹集。

描写中外留学生的生活，塑造中外留学生的形象，这在建国以来的小说创作中，还是一个崭新的题材领域。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没有大批量地互派留学生，就不可能较多地涌现出这一类题材的小说。这一类小说，也正是以它新颖而独特的题材风貌，吸引着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

这一本《留学生楼》，不但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外国留学生和中国陪住生的丰满形象，而且还可以透过外国留学生的形象和中国陪住生的观察，窥见西方世界的缩影：他们的文化、风俗、民族心理、道德观念、青年人的失望与追求；同样，也可以通过外国留学生的眼睛，发现我们的国家、我们炎黄子孙的长处和欠缺，发现我们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两个世界在这里得到映照和对比，它对我们除了反思和鞭策以外，更多的却是坚定我们的信仰和信念，我们完全可以引以自豪。因此，应该说这些作品是一曲曲激情的爱国主义的赞歌。

生活在留学生楼里的人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信仰，甚至相互间有怀疑、有误解、有冲突、有仇恨，可是在较多的接触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互相理解，是友谊和爱，是国际友谊的闪光和升华。因此，这些作品又是一曲曲动人的国际主义的赞歌。

不可否认，这些作品在小说的家族里还只是牙牙学语的孩子，就是相互之间也还有高低之分，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未臻成熟。但是，孩子终归要长成大人的。我们选编这本集子，也有抛砖引玉之意。我们期待着“留学生楼”里，出现更多、更成功的外国留学生和中国陪住生的形象。那时，我们的《留学生楼》就可得到充实、提高、使之完善。读者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更多的启迪，在艺术和审美的享受上得到更大的满足。

艺术是需要争鸣的，在争鸣中可以促进艺术的发展。鉴于此，我们在《留学生楼》中也有意识地收进了争鸣作品《亚当森的红唇》。

这两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广西人民出版社杜建文同志、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金明生同志的鼎力支持和帮助，谨致谢意！

明年是国际和平年。中外留学生是国际和平和友好的信使。我们谨以这两本书献给国际和平年！

**编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 目 录

- 前言..... 编 者 ( 1 )
- 重楼深院 (中篇)..... 徐 耿 程 玮 ( 1 )  
——选自《小说导报》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 留学生宿舍纪事..... 章 轲 章伟文 ( 81 )  
——选自《小说选刊》一九八五第五期
- 海岸..... 董月玲 ( 104 )  
——选自《希望》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 今天是撒谎节..... 陈 垦 ( 120 )  
——选自《福建文学》一九八四第八期
- 那竹篱围隔的小院 (中篇)..... 程 青 ( 142 )  
——选自《小说》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 亚当森的红唇..... 黄 刚 ( 225 )  
——选自《青年作家》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 燃烧的土地..... 雨 寒 ( 240 )  
——选自《长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 留学生楼 (中篇)..... 孙 进 ( 252 )  
——选自《钟山》一九八四年第五期

· 原载《小说导报》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

## 重楼深院

徐 耿 程 玮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  
心的领域很大很大。

叶小萌收到一个来自海外的白色大信封，这使他蓦然记起了行将来临的圣诞节。

是的，是圣诞节了。前天上午，叶小萌下课回来，不知怎么的，无意中又走进了蕴秀园。也不知怎么的，那尽职的门房竟也没有阻拦他。他在那道漏花围墙前停顿了一下。几道黛青色的藤蔓已悄然爬上围墙。纤细的藤蔓和枯黄的叶子组合成一幅奇特的图案，仿佛是一种象征，一种暗示。他沉思着，敲响了南楼209室的门。

当然，开门的再不是爱德华了。一个个子特高，帅得跟佐罗似的留学生冲着叶小萌彬彬有礼地点一点头，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说：“你好，你找谁？”

一霎间，仿佛时光正在倒流，那逝去的一切又周而复始了。叶小萌伫立在门口。从半开的门缝中，他瞥见窗台上的

一盆一品红。那顶尖儿上的几片叶子红得如花瓣一般。据说，这种植物的叶子一年四季都是绿的，只有到了圣诞节前后，那顶尖儿上的几片叶子才会发红，而且鲜红透亮得让人如痴如醉。那是大自然奉献给人类的一个热烈的祝愿。

那么，这素洁的信封里一定也绒藏着爱德华那发自大洋彼岸的良好祝愿吧？

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一张硬纸片从里面滑落出来。他这才发现，这并非一张圣诞节明信片，而是一帧彩色照片。

充满画面的是一派纯净而凝重的红色。这显然是中国某处建筑的一道高大、庄重的朱漆大门。只是在画面的右下角，有一抹醒目的洁白，那便是他那异邦的朋友爱德华了。他穿一身白色的运动服，坐在高高的门坎上。在那神秘、威严，隐隐透着一种压迫感的紧闭的红漆门扇下，显得很渺小。但从那支颐凝望的姿态上，可以看出他在沉思着……

1

“Hallo!”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彬彬有礼地握住叶小萌的手，手的主人又用还算过得去的汉语补充道：“你好！”

这手冰凉的，还有点儿湿漉漉。叶小萌不习惯地从那历史性的把握中挣脱出来，为了补偿礼貌上的平衡，他还伴以微微一笑。

站在一旁的学校外办负责人凌雨轩老师，亲近地拍拍爱德华的肩膀，指着比爱德华低一头还多的叶小萌说：“好吧，以后你们俩就多多互相帮助吧。中国有句老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哈哈……”

爱德华的汉语听力水准显然比叶小萌想象的要高。听了凌老师的话，他点点头，也笑开了。他的笑是隐藏在那浓密

2

的大胡子里的。

叶小萌暗暗想，要是爱德华知道《共产党宣言》最初的中译本扉页上写的就是这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呢。

爱德华随手抓了张白纸，用粗重的笔划写下他的名字：Edward。

叶小萌正琢磨着，这Edward中文大概该译成爱德华了。没料到爱德华却把笔塞到他手里。他的脑子马上转过来了，这是要他也写下自己的尊姓大名。写就写吧，反正也不保密。

这张写着一汉一英两种文字，一中一美两个名字的白纸，从此一直被贴在门上，向世人宣告“中美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当然，任何新纪元的开创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比如此刻，叶小萌和凌雨轩老师就足足花了五分钟时间纠正这位爱德华先生对“萌”字的读音，阐述它和“明”字读音的区别。

爱德华倒是从善如流，很容易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只是多少还有点疑惑。这也难怪，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过“识不得字读半边”。以往的经验是百战不殆的，如今却头一回不灵验了。待爱德华停止追问，凌雨轩告辞了，悄悄地给叶小萌丢了个眼色。叶小萌便会意地跟了出去。

他们在楼梯拐角站定了。凌雨轩摸出一包烟，礼节性地朝叶小萌晃了晃，自己便先叼上一支，这才开了口：“怎么，还没入团吧？”

凌雨轩不介意地笑笑：“要争取啊，这次来陪住的同学，就你一个不是团员。”

岂止如此，要知道叶小萌那个班上，也就只有叶小萌是非党非团的基本群众了。每逢党团活动，便算是他的“小礼



拜天”。在中学时，他稀里糊涂地觉得自己还是个小毛孩，入团是以后的事。等到进了大学，跻身于一大群胡子拉茬的党员、超龄团员和团员们中间时，他又感到，入团是那帮天真得有点儿冒傻气的中学生的事儿。所以，他始终满足于自己这种政治上的“白丁”的身份。

“不要自卑嘛，让你来陪住，正说明组织上信得过你。这也是对你的考验，懂吗？”

一阵刺鼻的异香飘过。叶小萌抬了抬眼皮，看到一条劳动布牛仔裙的下摆从他脚边摇曳而过。他突然涌起一种身处异邦的感觉。

凌雨轩还在继续说着：“你是二年级学生了，也算大人了。遇事要多分析，外事纪律你们都学了，外事无小事，可不能掉以轻心的哟！”

凌雨轩走了。叶小萌对着他远去的身影吐吐舌头。好！从此他也算是个陪住生了。

陪者，叨光也。宛如陪吃、陪喝一样是蹭油水的差事儿。所以，在学校里，陪住似乎被大家视为“美差”。管它叫“高等华人”的日子。可不，光是想想能晃着臭脚丫和大鼻子洋人平起平坐地闲聊就够味儿了。其它，诸如什么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外语，尤其是口语水平呀，能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呀，总之，能叫得响的好处是“大大地有”。

叶小萌刚刚踏进石城大学校园不久，就注意到宿舍区最幽静的一角，绿荫中掩映着两幢漂亮的楼房。楼前，宽敞的绿茵上，还有几个穿一身洁白的运动服的外国男女在打网球。他这才知道这是蕴秀园，留学生宿舍，也第一次听说了“陪住”这个词儿。

本来，这事儿是轮不到叶小萌这个“白丁”的，因为有

一个留学生要求有一个本地人作同屋，这样，抉择的范围立刻缩小到叶小萌和老曹两人。而老曹担任的社会工作使他分身无术，所以就只好骡马上阵了。难怪，叶小萌提溜着铺盖卷儿挪进蕴秀园时，倏然从心底渗出一种无票蹭车的不踏实的感觉。

叶小萌回到那陌生的寝室门口，抬眼看看门楣，209室，确实无误。那张写着爱德华和自己名字的白纸已贴在门上。他歪头端详了一会儿，突然感到无限后悔。太遗憾了，明明可以后发制人的他，却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大名写在下面。唉，至少应该并排写，纸上的空白很大嘛！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是陪住，将就点儿屈居人下也算不得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了。他又心安理得了。

他鼓鼓勇气正要推门，门突然自己开了。又是一阵异样的香味儿，一个漂亮的女留学生一阵风似地飘了出来。她线条分明的上身穿一件浅领无袖的肉色套衫。她转动着浅蓝色的眼珠朝叶小萌笑了笑，甩着齐肩的金发走了。叶小萌只觉得眼前有一团柔和的、金黄色的光晕在渐渐远去，他不由得脸红耳热。

爱德华在门里也冲他笑了一下。那笑容依旧被掩藏在深棕色的大胡子里，只能从眼角皱纹的牵动中觉察出来：“我很高兴做你的同屋。”

“我也很高兴。”叶小萌自然也回报以一笑。不消说，这笑容是赤裸裸的。因为他的下巴上还是一茬未割过的“处女地”。

就这样，他和爱德华便开始在一个屋顶下朝夕共处了。

## 2

还在叶小萌上小学时，他就喜欢和小伙伴去中山门外

的燕雀湖游泳。游腻了的时候，便去攀摘那生在古城墙砖缝里的殷红的野果子吃。不过，每当他游近那黑沉沉的压过来的城墙时，心里总会不自觉地生出一种胆怯。到底为什么，他却说不出来。直到现在，当他每每被古城墙的阴影渐渐笼罩住的时候，他仍然会生出这样的感觉。不过，那古老的遗迹开始让他感到些许迷人的魅力了。毕竟他是学历史的，他能从城墙那斑驳、残缺、陈旧中发现永恒的美，发现岁月流逝中遗留下的无数秘密信息。

建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历史学家的知音。爱德华就不只一次地对叶小萌说，在西方人们往往把建筑称作石头写的历史。惹得叶小萌不禁暗暗思忖，难怪人们都说历史是沉重的。爱德华本人是研究建筑史的，而且有德克沙斯大学的学位。他来华留学的目的是学习汉语，同时考察一些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建筑。他和叶小萌见面的当天晚上，就不无骄傲地告诉叶小萌，他正准备撰写一本论述东方建筑风格的专著。

于是，这两个“知音”在他们相识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便沿着绵亘的南京城垣骑行了。

现存的城垣，除了城东一部分保留得较为完整外，其余部分早已被兵车、动乱，大自然的消蚀，人类文明的渗透，肢解得支离破碎了。有的只能看见一条裸露着残损砖石的土脊。有的，甚至早被夷为一块彻头彻尾的平地，或是重新矗立起一幢幢新的现代建筑了。更多的时候，他们与褐灰色的古城墙，保持着可望而不可及的一段距离。即使如此，南京城垣的规模还是让爱德华惊叹不已。

开始，叶小萌还尽着地主之谊，向爱德华介绍说，南京城墙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城垣。后来，他很快地发现第

一次见到南京城墙的爱德华对此竟然比他还要了解。他不仅通晓诸如筑城时用的粘合剂是用石灰、糯米汁、桐油等原料合成的，而且还能头头是道地探讨几百年前的中国人是如何发现各种原料配方的最佳比例的。于是，叶小萌便自知之明地缄口了。所以，他们的这番考察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中进行的。

叶小萌和爱德华并肩骑行着，那绵亘不尽的灰褐色城垣，宛如一幅古老而沉重的画卷一寸寸地展现在他们眼前。爱德华不时地目测着那在蓝天下缓缓移来又远去了的历史。终于，那褐色的屏障所投下的凝重的阴影渐渐地淡了起来。城墙不易觉察地舒缓低矮下来，被那绵长的垛堞的剪影切去一半的蓝天又顽强地袒开了自己那无垠的胸襟。那记录着漫长历史的城墙却不知什么时候便悄悄地消失在缀着点点野花的大地上了。

叶小萌和爱德华同时停住自行车，回眸望去。不错，那古老的城垣确实象谜一般地消失了。或许，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便是那古城坍塌风化后形成的。

爱德华把自行车躺倒在草地上，迈开他特有的大步子在四周踱来踱去，象在寻找什么。

找吧！秦砖汉瓦，青花瓷片，多少外国游客都想幸运地带回一星半点历史的残片。然而，那漫漫的几千年历史是带不走的，它已经深深地渗透了脚下这每一寸土地。叶小萌躺倒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惬意地合上眼睛，一任和熙的风舔着他的脸颊。

远远地，一阵悠长的哨声时有时无地传来。叶小萌倾听着，果然，一阵清风把一声嘹亮的唢哨声送到他的耳畔。他忍不住惊讶地睁开了眼睛。

爱德华正沿着一道微微隆起的草坡走去。在他的前面，那绿草与灌木丛中似乎还掩藏着残砖碎石。再向前，那土脊的坡度还在增大。而且拔地而起，俨然成了一条大块砖石构成的荒芜了的通衢大道。那消失了的古老的龙又出现了。萋萋荒草中的垛堞便是明证。

叶小萌的视野继续向前延伸着。蓦地，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古老而动人的风俗画面。

那残损的锯齿般的城垣的背景上，出现了两个凝然不动的人影。一根若有若无的银线游丝般地曳向遥远的云天。在那溶入蓝天的尽头，竟有一只白色的纸鸢在悠然地衔着高天的风云。那遥遥的哨音正是从纸鸢上传出的。

这时，褐黄色头发的爱德华闯入了这幅古风盎然的画面，爱德华真正被打动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恬静、超然，弥漫着异域情趣又散发着历史醇香的活的画卷。那手牵风筝的竟然是个白须飘冉的老者，更奇妙的是老者不远处竟然席地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正专注地端详着自己面前支着的画板。

爱德华这位不速之客的来临全然没有破坏这一老一少的兴致。他们依然凝神屏息于自己从事的工作。爱德华有点儿尴尬，他便使劲地咳嗽了一声。

放风筝的老人首先回过脸来望了他一眼，并且不动声色地点点头，然后重又转向他的蓝天。

而那姑娘却全无所知似地继续挥动着画笔。爱德华从侧面打量着她面部纤丽的线条以及额前轻轻拂动着的绒绒黑发。他觉得这个姑娘身上洋溢着一种恬淡得近乎不着痕迹的美。从这一点上说，他在美国交往的女朋友们中没有一个能与她比拟的。他兴致勃勃地转到姑娘身后，观赏姑娘未完成

的作品。

不出所料，姑娘画的果然是一幅风筝图。构思和爱德华猜想的一样，以放风筝老人为主体，通过老人殷殷顾盼的神情展现出无际的蓝天以及没有在画面上出现的风筝。但爱德华想不到姑娘竟会用这样强烈、厚重的笔触去强调老人面部纵横的皱纹。以至那老人和他所倚坐的雉堞产生了一种雕塑般的效果。他还注意到，在远处的背景上，朦胧出现一片用暖色勾成的现代建筑。爱德华强烈地感觉到，那片柔和的暖色中似乎倾注了姑娘全部的温情。

爱德华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开始在心里斟酌措辞。他历来认为，见了动人的姑娘不攀谈几句是一种罪过。这会儿，他用尽可能准确的汉语说：“对不起，我可以发表意见吧？”

姑娘没有回头，从容地完成了最后一笔，又端详了一下画面：“Ofcourse, Mister!”（当然可以，先生！）显然对于爱德华这位不速之客的来临，她并不是一无所知。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用那样的色彩画一片现代建筑。很显然，它与这老人、城墙以及整个画面的气氛不…不协调。对不起，是用这个吗，协调？”爱德华很直率地讲着。他相信，在姑娘面前献殷勤，那是过时的十九世纪法国沙龙中的作风。在美国，在达拉斯和阿灵顿，他的这种直率曾征服过不少桀傲不驯的女孩子。

姑娘依然眯着眼端详着自己的画。她双手抱着胳膊，用一个很舒服的姿势站着：“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这样的古城墙下，应该是一片长满青苔的茅草房，或是半坡村那样的原始建筑，这才算和谐？”

在他们脚下不远处，白杨树梢在风中沙沙地抖动着；再远些，纵横的林荫大道把笼罩着绿色的城市井然有致地分割

成一个个规则或不太规则的几何形状。斜阳下的地平线上矗立着一幢幢米色或白色的高层建筑。而他们脚下的城垣却蜿蜒地怀抱着这现代都市。

“也许，也许是这样。”爱德华隐隐意识到自己似乎不自觉钻入了一个什么圈套。

姑娘转过脸来，她那黑亮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星揶揄的光斑：“那您说我该披一件兽皮缝成的衣服呢，还是该穿一双三寸长的绣花鞋？”

爱德华已无法招架了。这不光是因为姑娘的话已超出他中文听力水准，更重要的是她那从容不迫的揶揄神情，使他觉得自己正在受到捉弄。他耸耸肩，喃喃地说：“想不到你很幽默。”

姑娘自嘲般地摇摇头：“您这样看吗？不过，我倒觉得我是很认真的。”她缄口不语，转向那一直自得其乐地放着风筝的老人。

蓝天下，那洁白的风筝还在打着唿哨。

爱德华突然在姑娘胸前发现一枚石城大学的校徽，而且是红色的。他惊奇地问：“您是石城大学的？”

姑娘开始收拾画具，并颌首认可。

“太好了！”爱德华兴奋起来，“我也是石城大学的，我叫Edward，美国人，我到石城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

姑娘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爱德华，含蓄地笑了。

“您是教师？”爱德华追问着：“您的专业，文学，美术？”

姑娘摇摇头，加快了动作。

“我可以跟您交个朋友吗？”爱德华急急地提出。

姑娘利索地收起画架，不假思索决绝地说：“对不起，

这儿可不是美国。我也不是Mary，或catherine。”（玛丽或凯瑟琳，美国常见的姑娘的名字。）

“以后我还会看见您吗？”爱德华有些不甘心。

姑娘把沉重的画架背上肩头：“听说中国的一句老话吗？无巧不成书。”

爱德华耸耸肩膀，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我不明白。”

姑娘走了两步，又回头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夕阳的余辉在她头上肩上勾出一圈耀眼的金色轮廓，把她的脸掩在一圈圈光晕中。

爱德华不由地眯起眼来：“那么，可以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姑娘迟疑了一下：“我叫梁晴。”没等爱德华弄清这两个字的写法，梁晴已经拨开萋萋绿草，沿着伸向远处的城垣拾级而去了。

爱德华带着满脸疑惑回到叶小萌身边，还不时回头望望远处城头。梁晴的身影已经消失了，只有那雕像般凝然不动的老人还自得其乐地曳着风筝。静静的空间里萦响着那悠长的哨音。

“叶，你有女朋友吗？我指的不是一般的朋友。”爱德华没头没脑地问。

叶小萌的脸马上涨红了。他用尽可能快的频率又摇头又摆手。

爱德华一副遗憾的样子，又问：“中国姑娘是不是都喜欢让别人猜谜？我看过一个中国电影《刘三姐》，她就喜欢唱歌谜去难倒别人。”

叶小萌忍不住笑出来：“怎么，你刚才碰到了刘三姐？”



爱德华沉吟了一下：“不，我想不是的。”

他们重又跨上自行车，继续沿着那没人草莽的小径向古城垣消失的方向而去。

落日的余辉从看不见的地平线后平射过来。没踵的荒草刷刷地擦着自行车。四下静静的，而那消失了的古城垣依然不见踪影。

他俩默默地对视了一下，都深深地、长长地嘘了口气。看来，整整一天的考察就此划句号。

蓦地，一阵冷风凛冽而过。他们俩停下脚步，四下张望着。除了叶片的抖动和对方的喘息外，周围了无声响。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当他们拐过一片杂树林时，两人都猛地呆住了。足足有一分钟时间，除了他们所看见的，整个世界变得一无所存。接着，爱德华从牙缝里迸出一声压抑的惊叹。而叶小萌不由得热泪盈眶了。

一道斑驳残缺的古城墙在斜阳的辉照下，静静地矗立在他们面前。

3

梁晴夹着讲义走向蕴秀园。今天下午，她要去对几个留学生进行一次课外辅导。

老实说，她并不热衷自己的工作。她更愿意与中国学生打交道。她总觉得自己与那些留学生们有那么一点儿格格不入。甚至那股奇异的香味儿，也让她觉得难以忍受。她的理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这种感觉是基于偏见的。可它还是超越理智地顽强地存在着。不久前，在古城墙上写生遇到那个叫爱德华的美国留学生时，她便突然为这种失之偏激的情绪主宰了。

那个爱德华汉语水平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外国人